

这是佐藤先生的故事,关于四十年前北海道的故事,关于津轻海峡上发生的一则小故事。

那时海底隧道还没完成,航空交通既贵也不方便,北海道入必须搭乘渡轮过海峡到本州东北部的青森,偏远的北海道入乃称自己为“道民”,本州则是“内地”。道民的佐藤先生考上东京的大学,那年他十九岁,兴奋地提着行李花费四十多个小时才到达东京。

第三年,暑假开始时他照例忙着整理行李回家,忽然一个不认识的女孩找来,她站在男生宿舍大楼外对佐藤说,能不能跟你同行回北

海道?佐藤有点不知所措,不过唯一的回答似乎是:好。原来女孩是大一的学妹,也是北海道人,住在东京的外婆家,暑假要返乡,可是一个女孩要由火车换

### 青函联络船上的佐藤先生

张国立

巴士再换渡轮,而且万一候不佳,渡轮说不定停驶,说起来真有点不方便,就这样找上同乡的学长,希望能结伴而行。出发那天佐藤在车站前等学妹,他频频看表,担心赶不上火车,就在他决定自己进月台时,学妹喘着气跑来,不是一个人,白发的外婆跟在后面。月台上,外婆朝佐藤一再鞠躬,除了感谢,也叮咛佐藤务必照顾她的外孙

女。根据佐藤的回忆,那时他忽然觉得这是件很严肃的使命,他得把眼前陌生的女孩好好送到札幌。将近三十个小时抵达青森,两人一路上谈着学校与认识的同学,佐藤说他永远记得学妹拿出用布包着的大大的便当盒,里面有鱼有肉,是外婆为两个人准备的。对于平常靠拉面和秋刀鱼打发日子的穷学生而言,吃得有点……有点感动。

终于上了联络船,是夜船,他们没钱买铺位,便和许多人挤在榻榻米式的客舱内,空气实在不好,两人走到甲板透气。嘿,佐藤刚学摄影,打算毕业后当记者,随身总带着相机,当学妹倚着船舷栏杆时,说不出什么原因,佐藤拿出相机拍下一张学妹披毛衣害羞低头的相片。

早上船到了北海道,再换火车,佐藤送学妹回家,转进巷子便见到一对中年夫妇在日式平房前张望。对方父母早等着,对佐藤既哈腰又鞠躬。他完成了学妹的要求,也不负那位做了大大的便当的外婆。

当然,暑假结束前佐藤记得打电话问学妹要不要一起回学校,之后的每个寒假与暑假他都领着学妹奔波于北海道与内地之间。学妹后来成了佐藤太太,当佐藤拿出当年他在联络船上拍的照片时,他摇头却微笑地说:“那时只有黑白照片。”

我接过照片看:“多古老以前的事情呀。”佐藤猛地脸红脸瞪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来不及回答,佐藤接着说:“承诺,对她外婆的承诺,对她的承诺,我都做

半月前,朋友约我去看戏。本来,我身体不适,不愿意出门。谁知,朋友三言两语就说动了,他说:“闵行区文化局每年举办一次沪剧节,深受观众欢迎。这次,几位老艺人演出滩簧幕表戏《药茶记》,值得一看。”我喜欢热闹,只要听说举办庙会、喝阿婆茶、唱田头山歌等活动,就会赶去参加。听了朋友介绍,立即兴致勃勃出门去看滩簧幕表戏。

沪剧的前身称为滩簧戏。早期的滩簧戏和滑稽戏创作方式均采用幕表制:讲戏师傅排定角色,随后各自按照人物性格、规定情境完成演出任务。至于台词和唱腔由艺人自由发挥。虽然前辈留下不少程式可供借鉴,但是,舞台变化多端,幕表戏最能锻炼即兴表演的技巧。听前辈说,有位女艺人扮演《珍珠塔》中落难的方夫人,某次,她心不在焉上台唱道:“家里黄金啊……”这下,吓坏了讲戏师傅,乘音乐过门,暗中提醒她:“穷人,没有黄金啊……”女艺人总算醒悟过来,幸亏她经验丰富,马上改口:“家里黄金啊……用干净。”总算掩饰过去了。

好在交通方便,个把小时就到了浦江镇剧场。没想到,偌大的剧场座无虚席。老艺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以前都是剧团的主柱子,



到我长到二十出头,第一次从头到尾,圆满完成答应别人的承诺。我爸说我长大了,以后别管我。”

想着佐藤的话,那我是哪天长大的?

我妈在我二十八岁那年因乳癌过世,母子情深,遇到任何无法解决的事,总朝老妈照片前上根香,希望她给我答案并保佑我。

啊,想起来,是在五十三岁那年,扫墓时我对老妈说,我长大了,以后不用

### 滩簧幕表戏

王汝刚

长期在江浙沪一带演出,如今早已光荣退休,颐养天年。但是,在文化大繁荣的今天,他们为了传承宝贵的文化遗产,焕发艺术青春,亲自登台示范表演。

滩簧戏《药茶记》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清代,有位罗氏女,爱慕虚荣,贪吃懒做,嫁给农夫为妻,生下一个痴呆儿。农夫去世后,罗氏女带了儿子改嫁张大扣。张大扣好逸恶劳,还抽大烟。因此,夫妻经常吵架。媒婆乘机花言巧言,怂恿张大扣出卖娘子。

老乡绅苏文长,为人善良。妻子过世后,留下儿子苏金龙、女儿苏金凤,一家三口平安度日。老乡绅心存担忧,怕自己年老孤独。善解人意的儿女动员父亲续弦。媒婆利欲熏心,竟让半老徐娘的罗氏女冒充大姑娘,嫁给老乡绅。痴呆儿上门寻母,拆穿西洋镜。好在老乡绅宽宏大量,允许罗氏女带子改嫁。没想到,罗氏女劣性不改,终日迷恋赌博。老乡绅外出做生意,把家产钥匙交给女儿。罗氏女为争夺家产,在馒头里下毒药,企图杀人灭口。谁知阴错阳差,反而毒死痴呆儿,多亏罗氏女用草药解毒,痴呆儿才免于死。罗氏女反咬一

口,把苏金凤告上衙门。幸遇巡抚大人苏金龙,乃苏金凤胞兄。他深入民间查证,痴呆儿大义灭亲,揭露生母罪行,案情终于真相大白。苏金龙扬善惩恶,罗氏女后悔莫及,疾呼:“千万不可做坏人。”

说实话,戏一开场,我不太满意,毕竟七老八十的老人还装嫩扮演花旦、小生。但是,随着剧情展开,我被老艺人的表演打动,他们道白通俗易懂,曲调悦耳动听、唱词朗朗上口,特别是不少濒临失传的老上海词汇,适当地运用在台词中,使人倍感亲切。90岁高龄的朱一飞先生更是出色,他口齿伶俐,表演生动,笑料迭出,不落俗套,比如,他扮演无赖张大扣,没钱为娘子买化妆品,居然出主意:“到墙头上刮点石灰擦擦,用红纸头蘸水抹抹,照样面孔白里透红,交关好看。”更加荒唐的是,张大扣写好卖娘子契约后,还厚颜无耻地对娘子说:“辰光还早,我们不妨再去床上窝一息。”寥寥数语,活脱脱一派无赖模样。

戏结束了,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彼此还在打听:“这个戏班子啥辰光再来呀?”我步入后台,向老艺人们道谢。他们快人快语:“老古话,少年戏子老郎中,我们这把年龄,原本不应该再登台。但是,遇到太平盛世,我们也想为繁荣舞台、实现中国梦做些贡献,感谢观众,是他们给了我们用武之地啊。”

### 在小说中立地成「魔」

张小虹



第一次听蒋勋上美学课,挤在台大都计室狭小的教室里,他侃侃而谈江南园林框中有框的建筑美感,还牢牢记得,在那放着幻灯片的暗黑教室里,流转着蒋勋特有的抑扬顿挫,醇厚迷人。

讲美学时的蒋勋,总是做足了功课,在思想体系中灌注人文感性,不时透露的,又是温柔敦厚的底蕴与涵养。后来才读到蒋勋的诗,当然又是另外一番风景,高亢与低回处,浓烈酝酿着人道主义的悲悯与关怀。如果美学的蒋勋智慧圆融,诗人的蒋勋挥泪高歌,那小说家的蒋勋就有我们想象不到的犀利与泼辣,机智与幽默。如果不同的文类开展出不同的创作自我,那在美学与诗中修行的蒋勋,却是在小说的文字世界里立地成“魔”。

所以别被《因为孤独的缘故》这个看似有点温柔浪漫的书名所蒙蔽,这里收录的短篇小说,篇篇都会让你坐立难安,因为它们有着生猛凶猛的世俗性,用悬疑如推理小说般的叙事结构,夹杂政治嘲讽与黑色幽默,用最正经八百的语言,说最荒诞不经的故事。不论是解严前后台湾社会的光怪陆离,也不论是对人性伪善或身体欲望的鞭辟入里,蒋勋收放自如、点到止处,却总已针针见血。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后现代,后现代早已在蒋勋小说的后设形式里被嘲弄得体无完肤了。那让我们姑且称之为偏执岛屿的城市寓言,一个颓废而又败德、极度拥挤却重度寂寞的城市,一种日常生活碎片化、人际网络变形化的寓言。在蒋勋小说的文本时空中,世俗性分崩离析,意义失重,随处漂流,却又绝无任何预设的道德教条或人际规范加以匡救。蒋勋作为小说家的那个部分很顽强,不给解答,拒绝系统,放弃救赎,任由作为读者的我们,在无意义的碎片飘浮中载沉载浮,猛一抬头,瞥见瞬间人性真实的刹那,而感到无比错愕、惊悚。

在蒋勋的小说中,嘉年华式的魔幻,透过身体部位的局部放大与夸张,呈现有如特写镜头下,妄想偏执而又异常冷酷的近距离凝视。像《妇人明月的的手指》,情节随文字的节奏一路紧凑推展,从银行出来遇见抢匪的妇人,拉扯中被砍下的九根手指,追踪九根手指却无疾而终。这种夸张荒谬的黑色无厘头,既超现实又超真实,竟把都市丛林中的冷漠与疏离,铺陈得如此司空见惯,却又如此不可置信。

然而作为小说家的蒋勋似乎从未真正动怒,他一派气定神闲“伪伪”道来,将目睹的十年怪现状,用一个接着一个的怪诞身体寓言,堆叠出岛屿分崩离析的碎片残骸,让小说在精准的叙事结构与巧置的情节发展中,满布意义内爆、魂飞魄散的隙缝。

蒋勋的小说在身体感官、情欲流动的处理上,一样飘忽暧昧,一瞥测不准。让想象游走逃逸,让刻板僵化的道德判断暂时却步,也让我们反身窥见对异己他者、对异类情欲的好奇投射。《因为孤独的缘故》单篇中,写中年家庭主妇的无奈,也写男性退休小学教师的空虚。小说以叙事观点的局限性(以主妇为第一人叙述者)与无可跨越的距离感,凸显出理解的不可能。如果孤独来自距离,那这一切的不可解,遂化作公寓楼梯间若有似无、氤氲不散的气味,由刘老师的身上与住处汩汩流溢。

从象征到符号,从隐喻到转喻,蒋勋小说中层层叠叠的文字迷宫,没有出口,却有对现实人世最犀利的洞察,观风观火,眼冷心热。如果美学与诗的文字修行来自悲悯与关爱,那蒋勋小说中的文字劫难,则是舍升华而就沉沦,弃神性而从魔性,摩顶放踵于丑怪与荒诞、扭曲与变形的未明。(本文为蒋勋新书《因为孤独的缘故》序,略有删节)



牡丹亭 (剪纸) 李守白作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女儿学画的故事要追溯到2000年的暑期,当时正在读小学的女儿由书法老师介绍认识了上海南市艺校副校长潘立,从此,女儿师从潘老师,每周一次学色彩、素描。

应该说,女儿学画不是一帆风顺的。记得,当时头发花白年过七十岁的潘老师与学生家长第一次见面就说:“我尽力教学生学画,再讲三点,一是小学生学画,能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二是在这里坚持学画有的已成为

画家,有的当上专职老师;三是希望家长和学生一起克服困难,坚持下去能够成才。”我完全理解潘老师的讲话用意。

9年时间里,我坚持陪女儿从住处肇周路到多稼路潘老师家学画,按每周一次计算的话,累计下来陪女儿学画至少有四百多次。这其中当然有她的主观努力,比如她对学画有悟性进步很快,又比如她为了一门心思学画毅然放弃了继续学大提琴深造的机会。而作为家长的我,不管风

里来、雨里去,不论酷暑、还是严寒,我始终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地坚持下来。我至今清楚记得:2008年9月,那个星期天

下午台风“森拉克”影响整个上海,市区普降大雨并伴有大风,我家门口还有积水,我为了陪女儿学画在外面拦出租车约有半个多小时而未果,我只能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穿上雨衣,迎着劈头盖脸的大风吃力地足足骑了50分钟到潘老师家,我俩都淋成了“落汤鸡”。就这样,我一直陪女儿

学画到参加高考前的一个星期。

现在,女儿通过9年学画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她除了可以随手画奥运体育冠军和著名电影明星个人像外,还通过考试取得了为数不多的全国专业等级证书。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目前,值得我和女儿骄傲的是:女儿大学毕业现已成为学校的专职老师。她经常面对讲台下面活泼可爱的学生,讲述她经历九个春秋学画的坎坷路程……



一日恰逢大雨,我有事要办,只得外出。登上公交车,车厢的座位都坐满了。于是我跟随一位中年妇女往后面座走去,她手边明明有一个座位,可是她径直踏上台阶往最后排走去。她应该是有意留给我这个年长者的?我疑惑地坐下,不由心生感谢。扭头望去,人头攒动,想表示感谢却找不到人了,只得作罢。

将方便留给他人,不求感谢,并且不动声色,这是一种怎样的品格?我不由对她萌生敬意。

车靠站,上来一个染着黄发的青年,穿着很夸张的紧身黑色衣裤,背着一个超级大的登山包,一位乘客起身下车,他取下沉重的包包,坐下,吐了一口气。看样子,累得不轻。又上来一位老阿姨,硕壮的体魄,却是一头白发。她在黄发面前一站。黄发抱起大背包,一下跳起来让座,老阿姨一屁股坐下,眼皮都不带抬一下。我有点坐不住,真想跟他打个招呼:“您老多少得谢一下小伙子吧?”

懂得感恩、感激,人就会变得善良、宽容,有爱心。我以为像黄发青年如此前卫的男孩,也许不会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理。孰料,他不仅懂,而且完全不顾自己的劳累,全然只想到“授人玫瑰”。

遗憾的是,这位老阿姨,收下玫瑰,觉得我就该享受如此礼遇,理所当然!这种做法,实在有失长者风范。

出门在外,不止一次看到年轻朋友在地铁和公交车上热心为老人让座,可是某些老人坐下后,耷拉着眼皮,理所当然接受,连说个谢字儿,都嫌多余——此乃为老不尊也。这就难怪,我们时而会看到有些年轻人霸着“老弱病残孕”的座位,面对抖抖豁豁的老者,或闭目养神,或打游戏,或视而不见……真足令人痛心疾首。

“你好”、“对不起”、“谢谢”,绝非虚伪之举,而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几千年文明之宝。勿丢弃,望弘扬!

### 乘车之道

董月光



### 七夕会

### 养育